



□云韶

## 泉州的兴盛,起自唐朝末年

唐朝,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王朝。它的前期,无比强大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,唯有唐朝前期,担得起一个“盛”字。太宗的英姿勃发,高宗的励精图治,武后的继往开来,乃至玄宗前期的锐意求知,让中国人自秦汉之后,再次拥有了睥睨世界的霸气。以至于现在,西方国家仍称中国人为“唐人”,足见唐王朝影响之深远。但安史之乱的发生,却把唐朝重重地摔到了地上。此后,神州大地,几无宁日,社会凋敝,民不聊生。很多中原人为了生存,纷纷南下。其中一部分人便来到了泉州。

此时的泉州,还是一个小城。中原人的大量涌

入,让这个小城迅速发展了起来。

泉州没有中原沃野千里的平原,却拥有一望无际的海洋。所谓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。面对浩瀚无垠的大海,来到泉州的中原人放下了手中的铁犁,扬起了船舶的风帆。而当时泉州的地方官们,也知道海外贸易是泉州发展的命脉,因此他们竭尽全力为商贾们提供便利。这其中,最著名的当数留从效,他将唐代旧城扩建,将原有的城墙扩大了七倍,并在城墙的四周种满了刺桐树,刺桐树枝叶茂盛,花色鲜艳,远道而来的蕃客往往会眼前一亮,泉州从此有了“刺桐城”的美名。

## 建市舶司迎来高光时刻

北宋建立后,泉州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。到北宋中期,泉州已经成为了一个“有番舶之饶,杂货山积”的繁华港口。宋哲宗年间,为了适应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要求,宋王朝正式在泉州设立福建市舶司,“以来远人,通远物”,确立了泉州重要贸易港的地位,从此泉州市舶司和在明州(宁波)的两浙路市舶司及广南市舶司,并称为三路市舶司。泉州港开始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。

巅峰时期的泉州港实力有多么强大?《梦梁录》云:“若欲泛外国买卖,则是泉州便可出洋……若有出洋,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,便可放洋过海,泛往外国也。”沟通各国的海外航线是当时泉州港繁荣的标志之一。

具体而言,当时从泉州出发的航船一般会走三条航线。首先是西南航线,从泉州出发经广州、西沙群岛,抵达占城、真腊、渤泥、阇婆、三佛齐,再向西可达天竺、大食等地。用现在的地理名称来说,从泉州可以直接坐船去中东国家,鉴于中东国家与欧洲的关系,我们也可以说,从泉州可以去往欧洲。其次,东南航线,从泉州港可抵达麻逸、三屿、琉球等地。最后,则是东北航线,目的地是高丽(今朝鲜)和日本。

此外,泉州港的兴盛,带来了商业贸易的繁荣。当时的各国商人将香料、药物、犀角、玳瑁等商品运到泉州,然后从泉州运出瓷器、金银、铜钱、丝帛等物。当时的进口商品中,香料和药物是大宗。出口的商品中,瓷器和丝绸是其中的大宗。考古学家已经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发现了来自中国的瓷器。比如说,在菲律宾发现的龙瓮,便产自泉州南门外的磁灶窑。

## 全盛时期招商引资

泉州港全盛时期是在元代。元代的统治者,除了延续宋朝的政策,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之外,还让官员担负起了“招商引资”的任务。忽必烈就曾诏谕蒲寿庚等人:“诸蕃国列属东南岛屿者,皆有慕义之心。可因蕃舶诸人,宣布朕意。诚能朝,朕将宠礼之。其往来互市,各从所欲”。

此外,泉州的农业已经向商品化迈进,可以为港口直接提供外销货源。泉州的丝织品和瓷器名扬海内外,在泉州生产的“刺桐缎”比杭州、北京所织造的更优良,畅销国内外市场。元代来到中国的旅行家伊本·白图泰就曾亲眼目睹过元朝皇帝赠送给印度的摩哈美德王“花缎500匹,其中100匹系在刺桐(泉州)织造,100匹系在汴沙(杭州)织造”。此外,马可波罗也说,“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临此港”“亦是为一切蛮子商人常至之港”。

繁荣的商业带来的是多元文化的碰撞。

在元代,泉州出现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,多种宗教互相交流融合,在现在泉州的佛教寺庙承天寺保有一座元代石炉,上刻:“泉城孙府前保信士蒲力目,偕室李二娘仔,与十方檀信,同发诚心共成佛果,喜舍朝天炉入于灵应禅寺,永充供养,祈求现世康安,预布来生福果者。时大元至正丁未年(1367年)四月吉日”。短短一段话,充满了佛教、伊斯兰教的因素。

不过,所谓水满则溢,月满则亏,经历了宋元时期的兴盛之后,到了明清时期,泉州港开始走向下坡路。特别是清朝,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,偌大的中国只留广州一地与外商交易。这不仅使泉州等港口城市元气大伤,还让清政府的统治者越来越自大。最终,英国人在海洋上揭穿了清朝“天朝上国”的美梦,日本人在海洋上把中华民族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。读罢这段历史,再审视过往泉州的辉煌,再回顾以往中国人经略海洋的英姿,不得不说,历史真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。

幸好,噩梦已经过去。泉州港在新时代也重新焕发了新生。站在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,泉州港的故事仍要继续书写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这次申遗的成功,不仅是对过往荣耀的总结,更是对泉州未来发展的鞭策。期待,泉州能在新的海上丝绸之路谱写出新的篇章。

▲1974年泉州出土的后渚港宋船复原图,这是泉州海丝文化的重要证据。

泉州,又吸引了世界的目光。在7月25日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,中国“泉州: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项目顺利通过审议,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,成为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。宋元时期的“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的头衔,道尽了泉州过往的繁华。如果说,汉唐的盛世看西安,明清的辉煌看北京,那宋元的繁华就要看泉州了。

## 古诗词里看泉州

□潘玉毅

最早识得泉州,源于宋末的一段历史。“山河破碎风飘絮,身世浮沉雨打萍。”南宋灭亡后,端宗赵昰和弟弟赵昺在大臣的护送下,一路南逃,本欲“作都泉州”。谁知泉州的“土皇帝”蒲寿庚早有降元之心,不仅拒绝了张世杰借船的请求,还将留在泉州的南宋宗室子弟与士大夫尽数杀光。不少当地百姓不愿与之伍,冒着被打压的风险,支持宋军,却因腹背受敌,没能“挽江山于既倒”,惨遭杀戮,然其气节令人钦佩。后来读古人所作的诗词,对泉州这座城市的景仰便来得愈发深浓了。

泉州有“刺桐城”的别称,顾名思义,城中刺桐花多。泉州的刺桐花闻名已久,唐人陈陶所作的《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》生动地为我们呈现了刺桐花开时的景象——树是红树,芳是红芳,城是赤城,州是炎州,“海曲春深满郡霞,越人多种刺桐花。可怜虎竹西楼色,锦帐三千阿母家。”诗人说,这景象,就连以奢华著称的西晋石崇的金谷园中也看不到,若仔细思量的话,东汉张衡的《南都赋》美则美矣,少了刺桐花,也好像少了些许灵气。

泉州的花美,桥也美。曾任泉州知州的陈偁在《题泉州万安桥》中写道:“跨海为桥布石牢,那知直下压灵鳌。基连岛屿规模壮,势截渊潭气象豪。铁马著行横绝漠,玉鲸张鬣露寒涛。缣图已幸天颜照,应得元丰史笔褒。”透过这些文字,我们能看到万安桥在北宋年间的恢弘气象。跨海为桥,直压灵鳌,这岂不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跨海大桥?桥下有千寻水,峰前有万叠山,配合那两端的石像,塔身的浮雕,直叫人叹为观止。如今,当年的万安桥早已改名为洛阳桥,但桥还是当年那座桥,模样还是当年那番模样,“万安桥”及“万古安澜”等摩崖石刻依旧言说着“天下第一桥”的传说。

种种迹象表明,泉州在古时是个淘金之地,刘克庄在其创作的《泉州南郭二首·其一》里感叹道:“闽人务本亦知书,若不耕樵必业儒。惟有桐城南郭外,朝为原宪莫陶朱。”由于古刺桐港的繁荣,造桥之前的万安渡本就是往来商贾的必经之地,经济富庶,贸易发达,这儿什么都有,唯独少了一座“以利通行”的桥梁。于是,在人人翘首以待的大需求下,万安桥便应运而生了。桥跨南北,港通四海。建成后的万安桥不独为繁荣地方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更刺激了与海外的交通和贸易,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推动者和见证者。

泉州的释家文化无疑也是十分浓厚的,以两宋年间为例,在现存的史料里,我们能看到宋人留下的许多写泉州僧人或写给泉州僧人的诗文,如释崇岳有《送泉州化主》诗,释坚壁有《送泉州僧》诗,李炳有《寄泉州孝忠光禅师》诗,有僧人自然就有寺庙。泉州向有“泉南佛国”“闽南蓬莱”之称,境内寺庙林立,多不胜数。开元寺、承天寺、崇福寺、青莲寺、海印寺、宿燕寺……在岁月这把刻刀的雕琢下,这些寺庙和与之相关的典籍都变成了珍贵的遗迹和文物,变成了泉州这座城市的旅游资源和文化底蕴。暮鼓晨钟,敲打着僧侣们的禅定之心,也吸引着途经的人们驻足停留。七十多年前,一念放下,万般从容的弘一法师就将泉州当作了归宿,圆寂于不二祠中。如今,开元寺的樱花一开,依旧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旅人。

泉州,作为一个港口城市,它还有着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。元妙观、真武庙、府文庙、草庵寺、清净寺……从那一座座古老或半老的建筑里,我们不难看出,泉州的宗教文化不止于佛家文化,甚至不止于儒道文化,伊斯兰教、摩尼教等多种宗教在这里传播,在这里融汇,在这里扎根,对泉州一地的社会生活、文化艺术、风土民情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,久而久之,它们也就成了泉州城的一部分。

不过,与之相比,我似乎更偏爱泉州的风土人情和古街民居。古街民居像是一座城市与生俱来的胎记,烙印着城市发展的轨迹,记录着城中百姓的一呼一吸。青龙巷、镇抚巷、状元街、西街,在巷子里、在街角转弯处与你遇见,你是今日的你,巷是古时的巷,两两相望间,抹平了岁月的隔阂。任你繁华也好,衰败也好,“春游芳草地,夏赏绿荷池,秋饮黄花酒,冬吟白雪诗”,人们的兴致从未变过。